

劳埃德·奥斯汀：美国首位黑人防长？

新华社华盛顿12月8日电（记者 徐剑梅 孙丁 邓仙来）美国当选总统拜登8日提名退役四星将军劳埃德·奥斯汀出任国防部长。作为非洲裔军人，奥斯汀漫长从军生涯创下过多个“首位”。这次如获参议院批准，他将成为美国首位黑人防长。

奥斯汀军事履历的中东色彩浓厚，曾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领导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军事行动。他与拜登相识多年，深受拜登信赖。

屡次打破军界种族“天花板”

奥斯汀1953年生于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在佐治亚州农村地区长大，父亲是邮政员工。他1975年从西点军校毕业并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他还拥有咨询教育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奥斯汀军校毕业后入伍，开启长达41年的军旅生涯。他从陆军排长干起，历任连、营、旅、师级指挥官，期间屡次打破美军种族“天花板”：美军历史上首位指挥整个陆军师的黑人将军，首位指挥整个战区的黑人将军，美国陆军首位黑人副参谋长、美军中央司令部首位黑人司令。

奥斯汀作为高级军官曾参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2010年9月至2011年12月担任驻伊拉克美军司令，2012年1月起任美国陆军副参谋长，2013年3月就任中央司令部司令。2014年，“伊斯兰国”占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他负责领导美军打击当地“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

2016年4月，奥斯汀在中央司令部司令任上退役，之后创立了一家咨询公司，是多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包括防务企业雷神技术公司。

据美媒报道，他退役后一贯低调，很少参加新闻发布会或智库研讨会等活动。

出任防长变数尚存

据报道，拜登过渡团队在选择防长人选时，除考虑经验、履历等因素外，还受到实现内阁族裔多元化的压力。综合考量之下，最终认为奥斯汀是更安全的选择，相对其他人选或许争议更少。

奥斯汀与拜登相识多年。拜登2009年至2017年担任副总统期间，两人有过密切合作。特别是奥斯汀担任中央司令部司令时，曾与拜登就中东、中亚和南亚等一系列地区问题有过讨论。奥斯汀曾领导美军从伊拉克撤军以及在五角大楼长期工作经历也是他被看好之处。

不过，奥斯汀能否如愿出任防

长尚存变数。其中一大障碍是奥斯汀退役未满7年，需国会批准给予年限豁免。按美国法律，退役军人出任防长必须满足退役至少7年的条件，以确保对军队的文官统治。美国历史上，仅有两名退役未满7年的前将军获国会豁免出任防长，第一位是1950年时任总统杜鲁门任命的乔治·马歇尔，第二位是2017年特朗普总统任命的詹姆斯·马蒂斯。一些美媒认为，基于先例不远，部分议员将对豁免奥斯汀持谨慎态度。此外，拥有提名批准权的新一届国会参议院将由哪个党派掌控尚不明朗。

美媒分析指出，应对美国战略竞争者、制定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国防预算、保障美国国防技术创新、处理热点地区安全保障问题等，将构成对未来五角大楼掌门人的多个挑战。

（接上期）

快出沙漠时，一群大绵羊像是从黄沙里冒出来，摇头晃脑地走。黄沙地面，一丁点的油绿也没有，看上去没有什么可吃的，但羊们始终低头啃吃。我开车门下车时，惊动了羊，它们齐刷刷地朝我看，走得远些的羊，就硬生生地扭着脖子瞅，有点像接受检阅的兵，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我抖着手，拍它们的专注，焦距放大羊的眼睛，瞳孔里竟有人的淡定，那是寂寞和辽阔赋予了羊的修行。我还没拍完，羊们径自走了。三百多米远的沙丘旁，一个瘦小男子皮影般挪动，带子紧束着细腰，身子像断了两截。一根羊鞭扛在肩头，鞭杆挑起西斜的太阳。羊们看见了，不紧不慢地朝主人聚拢，我追上去拍照，只追拍到几张肉肉的羊屁股。

出沙漠不远，路边的杂树丛中，现出一片楼房，也有砖瓦平房。小张科长说，这是三场九连的场地，就住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其实，我们农六师整个被沙漠包围。

九连的棉田接地连天，一架大型采棉机在棉田里停泊，如一艘没头没尾的绿船。我很想近距离地瞧瞧，这现代化的铁家伙。下到地里，见这绿家伙走过的地方，棉棵都是红褐色，如一把剃头刀子，把一头白发都突突净了，瞬间露出红褐色的头皮。

我走到采棉机旁，见铁家伙仍停在那不动窝，原来是机器出了点故障，有人趴在车底下修理。一个精瘦的男子一旁看着，他左手臂上

带一个红箍，我转着圈看到三个字：“安全员”。他说，他是灭火员，示意我看公路上的一辆罐车。罐车的车厢装满水，以防机械采棉时起火。看来，机械采棉会有一定的风险。

采棉机又开始干活了。经操作员允许，我爬上高高的驾驶室，低头看，有种“一览众棉小”的意思。采棉机轰隆隆前行，我居高临下，看见车底部伸出一排大铁齿，沿着田垄，慢慢升起，从根到梢，把棉花吞进大嘴，棉棵被吞噬得哗哗作响，又从后屁股一排排吐出，棉棵上绽放的白棉，被吃得一朵不剩。白棉连同棉叶，还有地皮上的薄土，都被一股脑咽进车肚。

高高的驾驶室，可没那么享受，又闷又热，机器把人震得发抖，扬起的尘土，阵雨般地打脸。我沿着梯子下车，下得不够专业，一脚踏空，只听几个人一起惊呼。我的脑袋，眼看离棉花棵子很近了，但没有一头扎下去，一条腿卡在横梁上，大腿一阵疼痛。我咬着牙微笑着走，一步步挪向地头。

坐在小张科长的沙发上，一条腿疼得麻木，好在只是皮肉伤，忍一忍就好了。楼道里响起脚步声，一个人高门大嗓地说话。小张科长进了屋，我赶忙站起，随后进来一个中年男子。他穿浅灰色小暗格西服，个儿不高不矮，人不胖不瘦，看上去清爽精干。得知这位就是敬书记，我连忙上前恭敬地问候：“尊敬的敬书记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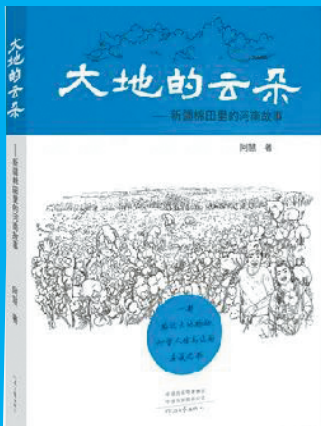
敬书记一进门就坐在我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

大地的云朵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对面的沙发上，听小张科长介绍我的情况。他直率地插话，说有的人到他那儿，逮着拾棉工问这问那，乱拍乱写，很不像话。小张科长说：“阿慧老师是位作家，写散文小说的，跟那些小报记者不一样。”我赶忙递给他我的介绍信，敬书记这才明朗了一张脸，他站起来爽朗地说：“老乡，走吧。”

我这时才知道，这位四分场的敬书记，连同美丽的小张科长，都是河南人，祖籍一个在漯河，一个在许昌。这两个地方我都熟悉，离周口很近，都是我的家乡人。

随处可遇的河南老乡，竟让我一时迷糊，我到底是在新疆，还是河南？

拉上行李就走，那快乐劲儿，活像一只秋后的老蝴蝶，扑扇着一对老翅膀，一路掉粉渣。

一辆半截头车呼隆隆开过来，敬书记招呼小张科长和我：“上车吧。”敬书记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后边座位上有一片湿湿的印迹，我用手一摸，并不湿，陈旧的老渍，我坐上去，跟小张科长并着肩。一扭头，靠里还坐着一位女子，说话的声音甜甜的，她是随车采购米面蔬菜的。我的行李箱，同刚采买的新鲜蔬菜一起，待在了敞开的车斗里。

总部门口有个露天市场，热热闹闹，酷似我家乡的小集市。只是这里很特别，太阳快落山时才开市。因为是收棉季节，所有人都在田里忙着收获，直到晚上

才回家吃饭睡觉，就如河南的收麦季节。所以，这时的集市，是一天中最热闹的当口。

司机将车停下，一个人下车去了集市。敬书记随后下了车，说小王腰不行，一个人扛不动，挤进人群不见了。不大会儿，他俩抬着一袋大米出来了。

敬书记路上给人打电话，每一个字都像冰雹落铜锣。他说：“没呀者，走着，啊呦，开会讲嫩呢？”

他接下来的几句我听懂了：“你不在办公室啊？哪儿了？谁撒？人家一个作家采访他，抓紧时间给我联系，咱们的老乡，抓紧时间给我联系，好！”

电话挂掉了。听出来了，敬书记是在给我安排吃住，还有明天要采访的人。心想，这位书记，看着怪冷淡，其实很热情，是位办实事儿的基层干部。

车子继续向前走。

四分场的路不远，拐几个弯就到。接近分场时，一个贫瘠的地弯里，隆起一大片坟包，落日下灰突突的，很凄凉。

小张科长说，这里睡下的，都是老一代建设新疆的人，每个兵团都有这样的坟地。他们年轻时来这里，年老了回不去，就永远待在了这里，这里是他们第二故乡。小张科长的爷爷，也长睡在了新疆的土地里，他老人家是最早来新疆的河南人。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